





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七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舞佾議

宗廟迎送神樂議

散齋不廢樂議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撤食宜有樂議

巴渝舞雜武舞議

皇后樂議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縣樂議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國哀廢樂議

過密不設縣議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大喪在寇梓宮未返廢樂議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太后父喪廢樂議

皇后母喪廢樂議 公主喪廢樂議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大臣喪廢樂議

忌月不廢樂議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梁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

周官厲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

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

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

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

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為周家

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

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

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

賓客讌會比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

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
 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
 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鞀音莫拜切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
 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
 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
 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
 帝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均之
 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

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
 以為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
 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
 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
 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為二王之統故文
 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
 禮天地奏大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符
 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
 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
 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

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嘉元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圓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鐘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為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

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蕃受詔成父勛業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蕤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
 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
 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
 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
 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
 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遂所應須便即設之
 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大唐麟德
 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
 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

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紼依舊
 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依甲持戟其
 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
 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
 別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
 享曰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者著委貌冠服手執
 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者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
 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
 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
 服其舞曲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

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摠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
 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
 而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
 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
 所造武舞准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
 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攬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
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檢校龍言伏六
變象兵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
 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
 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
 陣樂五十二編修入雅樂只有兩編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

樂五十編修入雅樂只有一編名九功上元舞二十編今入
 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
 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酌獻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
 樂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異
 於事為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
 有雲雨大成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護周之大武
 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
 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
 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
 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以
尊號天皇

後卽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
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卽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
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
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
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
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刻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
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
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
主剛柔之體是由其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
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

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
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護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
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
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按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
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
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顏容修正者
克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
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
奏太簇歌應鐘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

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但太簇黃鐘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鐘請改為應鐘均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無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摠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阜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

愚知深為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標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首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緝令博士韋迥直太樂李尚冲社令陳皮申懷操等詮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舊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是緝又令太樂令孫玄開元二十九

年六月太常奏東封泰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泰山

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
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
神用夾鐘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鐘宮順和之樂享太
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
皇帝酌獻用畏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
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太帝酌獻用鈞
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大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
酌獻用景雲之舞徹旦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鐘宮永和之
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

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
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
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護大夏皆
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宋 大唐

宋顏竣七旬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
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
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

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
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于有
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爲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
知音代寡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
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
以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旣革舞
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
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
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議合於
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竅據周禮孝經天與

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
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
于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
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
不得以天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
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
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旣以配天爲義則上帝猶
天益明也不欲使三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
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竣又云

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古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荀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禘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荀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耶衆議並同○大唐貞觀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絜而廟樂未稱宜令所

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又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漸函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

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佑式崇勿替
 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
 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
 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
 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
 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
 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鐘律革
 音播鏗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
 稱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 皇祖弘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 太祖景皇帝廟

樂請奏大階之舞 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 高
 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
 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
 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
 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
 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
 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
 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

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之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
手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幘揚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
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
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故兼之
而不用護者護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
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海之祭而不
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
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
跛彼義反倚乙利反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于路與焉質
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儒者知子頽宴享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
肅議用六代樂者郊堂既有迎神之樂又登歌各頌功德徧
以六律繼以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躋晏
朝之旨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
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
者咸希上旨並卽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
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慚服

舞佾議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
佾摠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佾十四種其舞佾三十六人

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氏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摠章舞佾卽古之女樂已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八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一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 宋 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象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由孝思之情天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娛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適歸注曰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送神明矣卽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

雖無尸豈可無迎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四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主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闕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卽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已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言高宗彤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彤周以爲繹彤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初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既絕灌禘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彌會陰陽不測之禮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

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
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
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
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
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
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
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開皇太子冠太
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
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且作樂今符
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
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
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
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禮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
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
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
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享下
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
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

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拜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衛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享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

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
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
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
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
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
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髮髯其事古
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
樂宮成諸侯朝禮畢伏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

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
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
食舉第十二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
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
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
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
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
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

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
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
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職云大祭祀師瞽登
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
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為
鼓竿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
文王之功烈德深苟在廟中當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
宗之功烈去鐘徹竿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
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

撿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
具陳升二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
爵以申歡宴耶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撤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
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
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
奏考覽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二舞
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
用荀勗所以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
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
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
是改前舞爲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
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
古之遺音焉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
此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卽
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
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凱容舞則
執籥翟此卽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漢巴
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
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
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
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當銘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
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天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龔議奏可隋牛弘循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秘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房內樂者主為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祭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請以歌鐘各設二簋土革絲竹並副之女妓隸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軒懸及女樂等議

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槩口迴反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宣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天監中掌賓禮賀瑒議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宜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宮儀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

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克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制曰依議場又議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媿黷無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

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矣以婦人爲樂必務治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龢議謂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

國哀廢樂議

遏密不設懸議

晉

大唐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求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為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晉懷帝末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

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
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
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
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寇梓宮未返廢樂議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
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
密八音禮凶年天子撤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庭梓宮未
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
炭之困以廢歡愉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

軍王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
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
樂敦使州府博議叅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
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樂廢議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
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燕樂叔向猶譏
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
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
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

皇太后之父

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

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帝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卽古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撤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撤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

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籥之音實聞于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五
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感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
宜已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請論

公主喪廢樂議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
不博士荀詡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
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
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
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
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叅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
叅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
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爲短今愍懷太
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旣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
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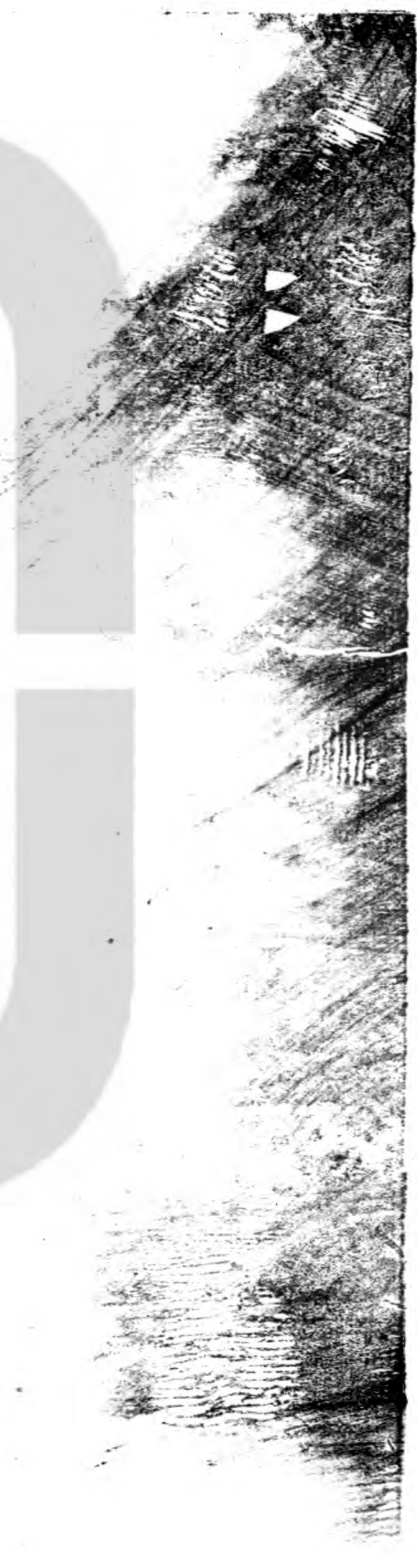
大臣喪廢樂議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季調侍鼓鐘杜
蕢自外來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降趨而
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
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晉疾日不以舉樂大喪重於疾日也

賀循議曰上車騎車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同按禮於貴臣北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摠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旣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八

兵一 并序

序

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涿鹿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疆弱相併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是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疆榦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

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竝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堠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末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又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

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龍錫云

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

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也

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纒一二天寶以後邊帥估寵便請署官

易州遂成府坊州安州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僅無白身者開輔及朔方河隴四

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舍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克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糜費天下若斯之

甚於是驍將銳卒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

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

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

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

通典卷二百八

芮獨卑弱而忠韓彭則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
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
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
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則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
於曾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
形勢驅之一至于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
授以鈿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
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
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
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
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
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
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
隨地形而變陣颺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
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
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
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
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膠
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當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

戰無堅敵而况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牙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今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据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六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皆同相叶者却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日之末

第一敘兵

收衆選擇

立軍

論將搜才

第二法制雜教

雜教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則敗聲感

守則有餘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疆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其言厚幣乘懈襲之

第八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陳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抽軍附

卑辭待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衆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堠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無攻

必攻有法總論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不相懸勵士攻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援攻取之

攻城戰且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兵火盜

火獸

火禽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軍行渡水附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陳動則亂因乘之而敗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教衆

風雲氣候雜占

敘兵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

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一曰道德化二曰天惠覆三

曰地慈愛四曰將經略五曰法制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

政令齊之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佞佞者疑也上有仁

以禮教也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施下能致命也故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夫未戰而廟算

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

敗而况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

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

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巧之久者也言其無也故

善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藉猶賦也言初賦入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

因食於敵遠方入國因釁而動兼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

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兵久而

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

曰好戰窮武木有不亡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謀

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峭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校上全伍為上

破伍次之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者未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

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

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不知

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

治兵也夫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

吾不知其變軍因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

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

矣不得其人之意亡知之君既闇於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

而任成為勢位接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

安君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衆疑其所

國諸侯因其乖謬作難而至也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兵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

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

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

里隄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二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

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於是戎務車數千戈素具矣術音遂

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篇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憑弱犯寡則膏之膏猶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

壇之壇讀為墀謂置之空墀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犯令

凌政則杜之杜塞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

禁暴靖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

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

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

兵家之技者習手足便器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

六

禾

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及復方日及如此其地雖廣其稅

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陜阨

其使人也酷烈陜地小也阨固也酷重厚也烈猛盛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

罰狃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

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

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

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強鯁鯁常怒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鯁鯁

貌也軋踐轆也鯁音先祀及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

節度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

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

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

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

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

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

者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

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

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仇敵矣起
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焱音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

財論工告軍費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

謂徧知其地形隘易主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

出境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

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

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

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

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不然則

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

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今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

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

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陵阜崎嶇積石

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堠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

楯三不當一草木蒙龍枝葉蔚茂此矛鋌之地長戟二不當

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

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兵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
奔逐北乘虛獵散及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

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廼行具邊防匈奴篇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

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

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魏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

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

言其計故表衆遂強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已羸弱不勝衣甲又

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

衣甲器仗須撤札陷堅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衆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

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

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

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闔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

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管子言

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

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乃作內

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

里以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

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

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

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

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

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

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

之鼓春以田曰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

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

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

相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

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一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

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

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
 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
 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
 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為奇勝也一說凡立軍一人曰
 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烈烈有頭目二烈為火
 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有頭目二隊為官立長二官為曲二百
 人立二曲為部立司馬二部為校立尉二校為裨立將軍
 二裨為軍將軍副將軍也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
 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

以二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

百人共計七十六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

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六面接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

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一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孽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今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寸地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拆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

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
餘欠五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執旗副隊頭一人左右兼旗
二人即克五十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
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陳日仰押官隊頭便
斬不救人陳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備判官二人
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左子將八人委其分行
及部署備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城
各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二人旗頭一人副二

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八分支頭三分

支半四分弓箭四分

刀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

口紅色各五幅出前

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苦盡出居

紅旗後止建於營前

左右五方旗五口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營

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

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

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

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將陳門旗各任所

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

每隊驢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乾糧高袋以皮為之不然馬
孟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用夾帛解結錐袴

奴抹額六帶冒子犢冒子犢子犢子犢莫忽反犢奇孔反錕
 鑿各分鑿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馬軍
 鞍轡革帶披壇披馬犢皆二絆插捷音健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
 每馬一疋韋皮條各皆三絆捷音健
 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
 輔周必強輔周密輔隙則國必弱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

帥中軍帥也趙衰曰卻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

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狐

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狐偃樂伎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桓終勝楚于城濮戰國秦與子也犢赤周反

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

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

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

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

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

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

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

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

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卽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功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六百乘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足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

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今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

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

刁斗 鑊音譙形如銅鑊音火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

玄反即銑也俗呼銅銑音挑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

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死我軍雖煩擾

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公

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

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眾

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

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彼救至破我必

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成

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

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

遙見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

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通鑑卷之百八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
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

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
道奇正相資若羣
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
則好戰生患專任性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
以致命之兵擊貪賄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
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為之密教即宣其用事至而應若

契矣

搜才

附 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
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効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
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
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

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徑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

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疆徼扎戈鋌劍戟便於利

用挺身捕虜舉旗斬將堪陷陳者趨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

無形堪窺覘者趨起矯反
覘世厭反往返二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

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

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
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

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壻

入虜欲昭迹揚名者贅音章
兌反

兵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